

我们素

仇善文
◆
著

作家出版社



我行素

仇善文◆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行我素/仇善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1
ISBN 978 - 7 - 5063 - 3872 - 1

I. 我… II. 仇…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584 号

我行我素

作者: 仇善文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四色土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40 千

印张: 9.5

插页: 3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872 - 1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珍贵的资产：一个穷朋友

这是一个富有的时代，可不少人慨叹，缺少与时代相适应的精神，时常为物质的富有而内心的空虚苦恼着。而我结交的一个穷朋友，二十多年了，他就像一个精神纤夫，牵引着我。清点我的资产，人生能有这样一个朋友，已富甲天下了。

他叫强子，快进入不惑之年了，是一个有文化的善良的流浪汉。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个学生向我推荐了他，那时，他是一家回收公司的文书，从回收的旧书堆中，他博览群书并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成了当时少有的电大毕业生。与他交谈，相见恨晚。从此，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他成了我精神的支撑。

他用超出常人的思维，走着自己的路。在市委、市府，他有十几个亲戚有职有权，却不以此弄个赚钱的职业或一官半职，就那样在底层摸爬滚打，体验着生存的极限。他虽穷，却富有故事。与他在一起，我理解了什么叫底层，什么叫平民百姓，什么叫民族精神，什么叫生活的流。我曾多次想把他的事迹推荐给读者，可一些人把头摇得像货郎鼓：还有这样的人吗？我的笔曾伸向他的生活，可即使灌满了笔囊，流出的还不是血。我没有读懂强子，直到如今。与强子在一起，仿佛心灵在天河中游泳，享受着生命的颤抖，力便涌上心头，使我洋溢着创作的冲动。我作为一位工会工作者，受他的影响，驱策着自己，沉到平民百姓中，改变了养尊处优、僵化空虚、明哲保身的老到，写作着满蕴着犀利和对平民声援的文章，在得到社会的认可后，也难免招

致一些非难。这时，强子对我说，这正是你区别并高于别人的地方。当有时为外界的喧嚣而浮躁时，他说：你看到的仅是一些社会渣滓和腐败者，就像洪流中漂浮的朽木、泡沫，他们所有的浮躁只能在生活的洪流中一掠而过，他们再虚张声势，也代表不了生活，更代表不了平民百姓。真正的流，真正的方向沉在水底。平民百姓是最现实的政治家、经济家，他们决不会盲目骚动！不要以为骚动才是时代的象征，才是时代的通行证，才是名医的权威诊断。这些话是那样警策，让人听了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他尽管小我十岁，却是我的精神之师。

当人们惊叹旧的道德已被打破，建国后的道德无人践行，市场经济的道德尚未建立时，淫糜之风席卷人们的心海，强子却扮演着护花使者的角色，使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会断流。强子会唱歌，会绘画，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就靠这几手，他浪迹天涯，维持最低层次的生存。在流浪中，城郊的一位工艺师傅看好他，从此合伙搞起了美工部。强子和工艺师傅，一对手艺人，一对大善人，一对大傻瓜。他们的美工部不足十平米，南来北往的谋职游民把他们当作慈善家，他们的自行车被借走好几辆，借出的钱一去难还，每天来此蹭饭吃的有时达七八人。陋室不大，名声远扬。在这里，他们给贫穷的雕塑家找到了发挥才能的企业；在这里，强子抗拒着诱惑，摆脱着堕落。一位女大学生曾攒下七十多万股票，有人把她介绍给强子，一般人看来，借此，他可以摆脱贫穷。女大学生的母亲是一个教授，与一位老工人第二次组成家庭后，得不到对方子女的认可，不幸患了癌症。强子本不想深入这个富有而不幸的家庭。当得知这些情况后，那些日子，他跑遍了周围的山山水水，寻找一些偏方中的草药。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挽留住老人的生命。送葬了老人，强子认为，女大学生应该有更好的生活，便离她而去。强子在给人装修门脸时，结识了一位捡破烂的姑娘。姑娘是在捡到一本日语书，边翻边读时吸引了强子。一询问，原来姑娘父母双亡，姐姐来城里打工，最后沦为贱人，姑娘辍学来城市寻找姐姐，在捡破烂的贫穷中仍坚持自

学。强子来到姑娘租赁的草厦，望着钉在墙上的书架，他默然起敬。他问姑娘：“为什么对我不设防？”姑娘说：“好人、歹人，我一打眼就能认得出。”在那段帮助姑娘寻找姐姐的日子里，他们结下了纯洁的友谊。强子给人做的别致的广告牌放在门外待装，却不想吸引了一位少女。一打听，少女是来城市找工作的。少女对强子的手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闻腥而至的男人却迫不及待想占有少女的纯情。强子用尽了浑身解数，并将自己的床位让给少女，保护着少女的贞洁，并最终将她送到远方。在强子的流浪中，他尝试过冬夜露宿街头的滋味，尝试过饥肠辘辘，目睹过罪恶，挑战过强暴，多次打抱不平，扶弱除强，也多次慷慨解囊，助人解困，他曾多次用犀利的笔为弱者呐喊。我毫不怀疑，他一旦有了较为保障的生活，凭他的积累，他的才能，他的语言功底，他对政治、哲学、文学的追踪，可以向社会贡献出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可他拼搏一天，浑身酸疼，一挨枕头就睡过去。有时坐在他那儿催稿，你会实在不忍心。与他在一起，我便有一种生活的创力，催促着我，快干，快干！以至了解我的人都说，你的精神状态真好！我心里知道，是朋友强子使我看到了希望，从而沸腾了我的热血。

他是自愿离职的，他早已厌倦了公司的寂寞，他寻求的是一块自由飞翔的天空。他说：“中国人曾捆住了手脚，麻痹了奋飞的翅膀，压抑了个性的张扬。一个民族没有创新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意志，是走不远的。一下岗，一离开别人的指挥就不知怎样生存的人是不会有创新精神的。”他还说：追求自由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从他们的翅膀的吱吱声中，已经感受到了自由的声音，自由的形象，就像海上喷薄而出的太阳，可是，还必须劈波斩浪，闯过暗礁险滩，去迎接它。与强子在一起，使我发现了一个高度，一个仰角，他吸引了我有时彷徨的目光，恍惚的精神，校正了我对黑暗丑恶的过于敏感。这仰角也是一种警告：人啊，你不能原谅甚至纵容自己的委琐以至堕落，甘心毁灭了崇高，大家一起在黑暗中摸索。把头昂起来，仰视精神的高峰，把仰角

的目光视线变作一股精神的纤绳，舍生忘死地拒绝庸俗，拒绝堕落，做挽救高尚的精神战士。那年，他写作的《流浪城市》发表后，许多人问我：强子是干什么的？他在哪儿？我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流浪汉。人们都感叹：现在还有这样的人，真是了不得！强子的生活，强子追求高尚、追求自由的意志像从高山峡谷冲入喧嚣的享乐之流，溅起灼人的浪花。在生活的流中冲浪，走上岸的是一个赤子。

强子，我的朋友，我不羡慕那些在灯红酒绿中高声喧哗的酒友，而愿与强子在一起，品味孤独与激昂，我很想把他的德行移植到我的土地上。以他的生活经历写作的《群氓》，已按照文学的要求作了再创作，里面的人和事也若有似无，但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仇善文

自序 (001)

1

小院社会 …(001)

2

多读了几本书… (020)

3

步步生莲 …………… (037)

4

没有读懂的发难 …………… (051)

5

秀才遇到兵 …………… (064)

6

官学博士 …………… (078)

7

寄生城市 …………… (088)

8

垃圾旁的蒲公英…………… (099)

9

女性的变异 …………… (108)

10

炙手的教义 ……(119)

11

放牧 ……(129)

12

欲望超市...(139)

13

英雄末路..... (153)

14

向往与对立..... (168)

15

有凤来仪..... (186)

16

民间政事..... (197)

17

政治婚礼..... (205)

18

魂归何处..... (212)

19

做一次狼..... (225)

20

行千里路..... (244)

21

行为失控..... (263)

22

神圣与庄严...(279)

23

施政练习(288)

1 小院社会

(1)

社会是一本书，让我展开阅读的。

我租住的小院在东湾市丁南村，展开在小院周围的是这样一个世界：

丁南村已被城市化，只剩下一个倒“丁”字形街。街北端坐着几个老人，为首的是丛老太太。出租车在她们面前“呼”一辆，“呼”一辆。丛老太太说，就跟不花钱似的。丛老太太看不懂电视，但一见打扮花枝招展的女人就叫媳妇。街上有结婚的，她不知道时下新娘为什么不穿大红袄，偏要穿白婚纱，不知那象征纯洁。她对电视有点反感，说，现在的人，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动不动就把个枪捅天灵盖上，不知那是武打片、枪战片、警匪片。丁南村从北到南不过五百米，有四组橘黄色垃圾桶，每组六个。丛老太太专门盯住了最北端的一组，她体态臃肿，行路如企鹅左右摇摆，站久了体力不支。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成了家，还得自己打食吃。丛老太太常说，你看满街还有个人？她尊崇的是中游的九十岁高龄的老爷子。老爷子见人都笑咪咪地举右手打个招呼，像是领导人招手，他至今还能到井里打水，爱夸奖人，夸奖人时挑起大拇指满脸堆笑。可他家旁边的小花园里躺过一个裸体女人，被谁杀了不知道。紧挨小花园的是一家海风美容厅，主人是个小伙子，嘴特甜，什么样的官太太都爱到他那儿美容美发。他胆量特大，从来不管什么证件，遇上检查的被罚走剪子、梳子、吹风机，过后再置。他的



美容厅是自己在人家的草厦子中间搭起的，被罚了三百元，若是请示报告，一千元也批不下来。厅长约二十米，宽约二米，屋内用玻璃镜装修，显得华丽堂皇，不觉窄，却觉晕。他欠了一屁股债，却三下广州，还跟香港大师学艺，回东湾市后，带头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

紧挨海风美容厅的是几家小商店、音像租赁店，整天鸣的、嚎的放音响，吵得四邻夏天也不开窗，一开窗就是嫁人千万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商店门口常常是赌客塞门，通宵达旦。一些嫖客也常到此吹牛，哪个洗头房的小姐“酷”，哪个练歌房的小姐“嫩”。可能就因为这嘴臊，挨片儿几个楼的职工下了岗，有炒股的，有赌博的，有几个职工的孩子也没考上学，染了头发不知到哪儿当鸡了。一块臭肉带累了满锅，紧挨着的几个楼上的青年赛着伴儿离婚，媳妇都是人模子，从宾馆里出来的服务员，善解人意，却瞪了。有位青年的结婚车顺着满街的喜字去，结果到了另一户打发闺女家里。丛老太太说，不吉利。偏偏这个男人的媳妇把别的男人领回家，气的丈夫上告信差点报了联合国。有人唆使他，揍！揍不过拐汉子，揍老婆！他却听着人家在床上翻江倒海，自己蹲在地下抽闷烟。这个窝囊废的邻居的儿子几进监狱，出狱后专营洗头房，从他那侦察到的笑话一火车也拉不了：有的电影明星来了，戴上墨镜找小姐，一枪打俩。有的画家来了，选好了小姐带去宾馆，完事后送小姐一幅画，美得宾馆老板跟着腓要。有的小姐纳闷，我们不当个东西，像个草垫子走哪儿坐哪儿，都以为是个蜂蜜罐子，实际是个咸盐坛子，偏偏那么多男人爱不够！几进监狱的小青年整天骑一辆进口摩托车，把手上挂着二尺长的长缨，飞起来时，天下第一的潇洒。也有一位小青年特勤快，每到闲时，把路边坑洼处的污泥杂草挖出来，清扫得猫舔的一样，把路沟里的漂浮的塑料袋捞上来，送到远远的地方，常常出一身臭汗，都说他短心眼，少叶肝。与这“少叶肝”的青年相邻的是一座奇怪的楼房，经常被小偷光顾，有的早晨起床找不到衣服，夜里被人拿到阳台上掏了个干净。有一家青天白日被人打开门，楼

下停着车,连洗衣机、电视机、冰箱一扫光。对门的邻居打开半扇门,挤出一个脑袋望了一眼,自言自语:搬家公司的。

怪楼前面是一座小花园,有一眼小井,水很旺。停水时,十里八里的都来拉水,井前楼口的一户男人,在外面找了二奶,儿子都老大了,却吃着锅里望着盆里,不让老婆再嫁,每年给些钱占着。女人重找了个男人,被原丈夫派人堵在家里,逼着男的跳楼。男人不得不跳,从三楼英勇跳下,盆骨摔散了架。女人的儿子也不熊,进了一次监狱,出狱后,腚后的小姑娘从来不断。也不结婚,不几天换一个,脖子上一条假项链,手脖子上一块假劳力士表。小姑娘整天吊在腚后,在街上打扑克时,小姑娘也挽着腰坐着,一掏牌身子一伸一仰,半裸的胸部一张一弛。问干什么工作,他说给人要账。

数着数着就数到路东的贵族区了,全是一二百多平米的楼房或别墅。园内有停车场,每逢过年过节,送礼的车尾巴咬尾巴,看得丛老太太眼都花了,头都炸了。路边的垃圾箱,地毯、家具、家电、农产品、海产品、鲜花、服装,什么都可以捡到,丛老太太依靠这些想活下去也不难。停车场西还有露天健身设备,偏偏有个领导的老婆是个疯子,整天骂街,或手持一把大钢刀,虎视眈眈,或用一个小布兜包着一只小狗挂在自行车架上,像上吊。女疯子走一走,停一停,像有不入心的事。一天,有心脏病的领导去买菜,被丛老太太见了,说:“这个人脸像土色,过不去年,你看灵不灵。”果然不出二十天领导就离开了贵族区。疯女人说:“死谁的汉子不好,偏死俺的?”据说,她是用三万元钱买了一堆假洋钱受了刺激。

丛老太太最看不惯的是大律师畅翔的儿子畅胜利,人长得精瘦,不像妈也不像爹,一头短发。他整天九点以前不起床,或九点以前不回家。他说,躺在被窝里海阔天空想,那滋味,别人体味不到,那叫恣。他对女人有研究,说一个女人一个味,连喘气都不一样。

再往南数,算是挨到一个颓废画家了,整天提着啤酒瓶子,喝完了就尿,不管谁在场,疯言疯语,好汉不稀惹,孬汉惹不起。连他



老婆都说：“你快死吧！”直到气得老婆走了，再没回来。与此相邻，挨着片儿几家洗头房、练歌房。开得最红火的是一家“天南海北洗头房”，小姐高的、矮的、丰满的、苗条的，奶大臀肥的、嘴小腿细的，百货中百客。去年，天南海北洗头房闹得满城风雨，一位军人与一位小姐有了感情，要包下洗头房让小姐当老板。合同都签了，被上级知道，一个电话告诉了军人的爸妈。军人的爸妈是大款，从省城星火奔来，吓得儿子不知道拱哪儿了。祸不单行，另外几家不谋而合打电话举报天南海北洗头房，派出所的葛科长三天两头来，虽捉不住什么，这一扰乱顾客日稀。

紧挨着洗头房的自然是一家海味馆，专是为渔民开的，有小姐专陪喝酒。渔民常年出海，酒量大，瘾头猛，常常灌得小姐到街上吐。有的在里间做生意，外面的人急得直跺门。

再往南下去，是一家新世纪娱乐广场，投资400多万，噪音特别大，震天动地。居民告到焦点访谈，也难解决，后来，自消自灭了。

我租住的四合小院就在丁字大街的南端。

小院是钟铎犁经理的，他搬到别墅去了，在小院的门窗上打了广告出租。他是我们的经理，是我见过的长相随大流的男人，中等个儿，方脸。他有句执政名言：控制局面。但他有个嗜好，爱到氓民中间当领袖。

钟铎犁的小院邻街，把原本的南道厅房朝街开了门，就成了门市房，对外出租。但租房的如同走马灯般地换人，不是生意不好做，是钟铎犁抠，越有钱的人越抠。钟铎犁只要站在厢房门口，老是板着脸，他对房客从未笑过一次。最先租房的是生生堂药店的，是家国有企业，偶尔店员会到钟铎犁的小院里打点水。钟铎犁说，我租房给你们，没租水给你们。你们接水要花钱的，一桶水一元钱。店员要求钟铎犁安个水表，把自来水通到店里。钟铎犁说，你花钱还是我花钱呀？药店就搬走了。又来了一家烤肉串的，生意火得可以。来的人多了，入厕成了问题，钟铎犁小院里的厕所就成了公厕了。钟铎犁说，上厕所要交钱的。店主说交钱可以，一月最多十元。钟铎犁说，我的房还是你的房？他执意要五十元，绝不还价。

烧烤店又搬走了。钟铎犁说,来租房的就得听我的!其实,我有的是钱,可我生不如死!我什么都干过,谁能告诉我,我该再干点什么?

好人潘仁蒲说:你搞点慈善事业吧。

钟铎犁说:我那脑子有病!

到处控制局面是钟铎犁追求的政治效果的外延,谁都不愿意接受他的绝对控制,就这样,搬走了五六家后,再也没有了租主。

钟铎犁似乎怀旧,对这一带有感情,特别愿意与下层人、尤其是氓民在一起。他极少玩牌,偶尔玩一会儿,即使输上十元八元,他气壮如牛,脸却很不自在。偶尔的玩牌,总会遇见他老婆,老婆对他的反控制达到神遇。他老婆不一般,搞音乐的,很酷,喜欢戴墨镜。钟铎犁玩牌时,墨镜像一个刻薄的女教师会准时出现在钟铎犁的背后。这时候,钟铎犁的感觉也非常准确,他会突然回头望一眼。我揣测,他有什么把柄在老婆手里,老婆到处监督他,他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地防着墨镜的突然袭击,却防不胜防。这样的心态,输定了。可他说,输了也舒坦。他说,他不愿意与有钱人和当官的人在一起,不交心。可他一旦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我们这些职工,他马上就是另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

小院的控制权归了墨镜。

墨镜把房子改造了一下,正房堵成两间,一间租给了我们几个男职工,另一间租给了从东北来的十口之家张大姨。东厢房租给了神秘的男女时旭光和阿芳,西厢房租给了贵族刘蓬,前南道厅租给了大善人潘仁蒲开了家仁和饭店。

小院一下子有了人气。

(2)

刘蓬是仁和饭店的固定客人。他年方二十五六,个头儿矮小,身长腿短,肤如黑炭。如果给他穿一副战国时期的铠甲,活脱一个



兵马俑,但这个兵马俑不一般,他穿着在纽约、在巴黎、在上海、在青岛、在大连都不掉价的西服,一打眼就让人感到他来自大地方,见过大世面,最起码家中物质条件丰裕。刘蓬每天在潘仁蒲的仁和饭店中消费百十元,仁和饭店好像专为他开的,隔三差五他还挎着在舞厅认识的陈露招摇过市。陈露身材苗条,胸部出奇地大。刘蓬炫耀说,那绝不是刻意疏勒垫高的,是天生的丰满。顺着陈露修长的双腿往上,屁股高高地翘起。看背影,会让人联想起来自欧洲的玉女,这个打上眼就叫人看出是个简单善良、任性又幻想的女人,瘦削的小脸上有一双卡通娃娃般的大眼睛,细细的高鼻梁和一张老是嘟着的嘴,真是时尚的酷毙了的美女。

刘蓬的消费能维持潘仁蒲的日常开支。潘仁蒲是我见过的最老实、最热情的人,在大街上见了熟人,无论老少男女,他都要无差别地问候。他不笑不说话,笑时露出一颗金牙不算笑,他的笑很腼腆,很忠厚,使人想起深山里的老农一样的厚道。刘蓬不在,潘仁蒲会眉飞色舞地讲刘蓬的消费故事:他一个人从不吃两个菜,一般都是三个以上。他一天不是吃三顿,有时在小店里坐闷了,会突然要几个菜,然后发愣,偶尔象征性地夹几筷子。几十块钱进了潘仁蒲的兜子里让他不好意思,但高消费的刘蓬在仁和饭店只风光了四个月有余,就显出他贵族生活的尾声了。刘蓬开始赊欠,初时,潘仁蒲对他的赊欠绝对纵容,不久,刘蓬总能从老家得到几千块的汇款填上他的债务。又一个月,他等了几天的汇款还未到来,他打电话给父母,我在旁边听出来了。父母的大意是说他花钱太重,这样下去以后家中再不寄钱了。他的父母说到做到。不几天,在潘仁蒲的账上,画着刘蓬五千多块钱的欠账。

刘蓬的消费并没有刹车,但善良的潘仁蒲已经预感到什么,每日三餐只给刘蓬准备两个菜,一瓶啤酒。尽管如此,又过了一个月,欠账将近万元,刘蓬这才慌了手脚,他来店里没有了以前的阔气,而潘仁蒲也只好小心地隔三差五催款。刘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你放心,钱我总会还的。要不还,现在我跑了,你到哪里去找我?刘蓬的零花钱只好求陈露济助,但这种日子一露头,

陈露就轻飘远举。刘蓬只好向我们借钱,数额不大,每次三五十元。他不劳动,没有收入,只借不还,积少成多,欠我的也近千元了。我肯借钱给他,他很感激,直叫我强哥。我说只要你肯打工,有半年时间债务就能还清。他听了我的话,到一家韩国电子厂干了两个月。发了工资后,刘蓬高兴地多喝了几杯酒,骑车掉进了沟里,左手手指骨折,只好整天擎着手,像战场的壮士渴望人们的同情或敬仰。谁知没有了刘蓬的高消费,尤其是欠钱遥遥无期,没有着落,潘仁蒲的小店入不敷出,危在旦夕。墨镜来催房租时,潘仁蒲卖了所有的厨具、桌凳工具,又与做床上用品的妻子余淑兰借了些钱,把房租交了。他红着脸向刘蓬催钱。刘蓬说,老潘你不要再催了好不好?我发誓还你钱!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我在你店里吃饭,你早就倒了!

潘仁蒲的仁和饭店果然轰然倒下。

潘仁蒲一遍遍地说:好人不能当呀!

我很同情潘仁蒲说:“老潘,真的坚持不下去啦?”

“受不了赖账。”潘仁蒲沉吟了一下说,“唉,赖账看起来是个钱的问题,实际是个素质的问题。外国人出手大方,遇有零头,手一摆,‘甭找了!’如果你硬要认真,他便嫌你瞧不起他。中国人的杀价叫你哭笑不得,叫你一分钱不赚。吃一百五十元钱,一砍就是五十,再不就是给你一百,剩下的等下回再给,下回一枪打没影了。有的西装革履,大老板的派头,可也赖账。那次钟铎犁请了一屋子客,你能说他没钱吗?吃喝三百六,嘴一抹说没带钱。第二次来,我说顶房租吧?他说,房租是我老婆的,给你三百元。剩下的六十元,高低不给。有的行政执法人员也是一样,欠你的钱,像没事一样。”

我说:“小百姓干点事太不容易了!”

“最挠头的麻烦是碰到痞子。有一次大律师畅翔的儿子畅胜利领来了三男两女,酒足饭饱后,把我叫到包间,畅胜利拿起一个杯子在桌子上轻轻一按,杯子粉碎,另两个小青年也依样按碎了两个杯子。干什么?示威!畅胜利见我吱声,又握住一个杯子,



用力一攥，杯子碎了，手被扎出血来，他用小手巾一扎，没事一样。然后拿来我的账本，大笔一挥，扬长而去。别看我人老实，他妈的如果像外国那样有枪，我真会给他们一梭子。”

“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有什么用？我倒认识派出所的葛科长，可人家能成天拴在你腿上？再说，碎了几个杯子，犯法？还是能拘留？还是能判刑？说是不给钱？我明天给你怎么样？我下月给你怎么样？我下辈子给你怎么样？我什么时候说赖账啦？你说，谁有什么咒念？”

我说：“这里就像个小社会。”

“咳，强子，咱真能说一块儿去，我尽管没念多少书，比你差远了，可我爱琢磨事。酒店真是个小社会，越看越让人灰心。公款人都让你多开发票，都要小姐陪。没有小姐，甩头就走。我到朋友的店里学习人家的经验，朋友请我，要了三个小姐。那小姐直往我脸上贴，她想的是掏我的钱包。我问她一晚上可以赚多少钱，小姐说，少时一千元，多时五六千！从那儿我就觉得这酒店开不得了，厂里的女工汗珠子摔八瓣，一月抵不上人家一晚上的，你说心里能平衡？据说人家美国无烟工业的税收第一，占38%，能造多少航空母舰？咱们要么来狠的，抓了就杀，你看震不下去！要么就像外国那样，顺其自然。咱们的税都白白流失到小姐腰包去啦！最近，你没看报纸吗？全国人大私访一些大城市，所有娱乐服务行业无不带有色情，有的甚至黑社会操纵，有的官匪一家！”

潘仁蒲是个注意看书、看报的人，了解不少信息。

我说：“提出色情需求的青年人多吗？”

“青年不多。青年小伙子事后常不给钱，胸脯子一拍，我他妈帅哥一个，不跟你要钱就不错了！吓得小姐不敢吱声。小姐最喜欢的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都在社会上混个人模狗样的，兜里有钱，而且那个年龄的人，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人，老实不凶，胆小怕事。小姐往怀里一拱，没有不温顺的，没有不给钱的。再说，活了大把年纪，一天不如一天，看透了，人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及时行乐。人都有一张脸皮，我害怕熟头马哈的人说我搞色情服务，脸没处搁。